

新大众文艺：让人们重新发明自己

邱志杰

摘要 本文从笔者自2002年以来在中国大地上持续观察到的现实案例出发，讨论“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分析它与传统民间艺术、非遗以及素人艺术之间的差异，以及其生成的社会条件、文化背景与技术推动力。文章指出，新大众文艺现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教育普及、社会美育扩展与互联网传播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大众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之后对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和精神生活质量的主动追求。它既参与构建更完整、更可信、更可爱的中国叙事，也为老龄化社会、全民创造力释放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文化样本。笔者认为，对新大众文艺既要扶持，也要引导，要加强制度建设、策展阐释、科普与美育融合，推动其朝向更开阔、更理性、更具公共价值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新大众文艺 民间艺术 社会美育 中国叙事 互联网传播 全民创造力

New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Letting the People Reinvent Themselves

Qiu Zhijie

Abstract Drawing on real-world cases continuously observed by the author across China since 2002,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new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It distinguishes this phenomenon from traditional folk ar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amateur art, and analyzes the social conditions,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echnological drivers underlying its emergence.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new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expansion of education, the growth of public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internet-based dissemination. It reflects the active pursuit by ordinary people — after achieving basic livelihood security — of creativity, a sense of self-efficacy, and a higher quality of spiritual life. This phenomenon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construct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credible, and appealing narrative of China, but also provides new cultural models for an aging society, the release of mass creativity, an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new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should be both supported and guided: through strengthene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curatorial interpret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public outreach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its development toward a more open, rational, and publicly valuable direction.

Keywords new popular literature; folk art; public aesthetic education; narratives of China; internet dissemination; mass creativity

笔者在2002年“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活动期间已经开始关注新大众文艺。2004年，笔者在798长征空间做“新民间文化”展，展出过福建华安马坑乡乡村摄影师李天炳、广西全州“语录山”雕刻家蒋济渭、延安王家岭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王文海的泥塑，还有西安退休女工郭凤怡的绘画。2006年，笔者又在宋庄艺术节展出四川炉霍郎卡杰画派的新民俗唐卡，画的是藏民骑摩托去放牧、藏民上网、牛羊围着水龙头喝水之类。那届宋庄艺术节的主题也叫作“新民间文化”。当年很多人并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民间，今天回头看，那些零零散散的点状发现，已经连成了一条线和一个面。

一、新大众文艺与民间艺术、素人艺术的异同

新大众文艺和传统民间艺术有关，却不是传统民间艺术的简单延续；它和素人艺术有交集，却又和素人艺术很不一样。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深层变化的一种文化结果，也是中国人从“活下去”“富起来”，走向“我要证明我能创造”的一个精神信号。

传统民间艺术和非遗，大多深植于农耕生活，与地方宗教、岁时节令、祈福纳祥等农耕文化紧密相连：求丰收，求多子，求福禄寿喜，也求日用之美。剪纸、刺绣、

木雕、年画、花灯等，这些作品当然各有高低、巧拙，可背后支撑它们的，是一种稳定的生活结构和价值结构。

传统民间艺术里也有杰出的个人，如“剪花娘子”库淑兰这样的人物，已经有很强的个人意识了，但总体上，它还是在一个比较稳固的集体无意识里发生的。

新大众文艺就不一样了。它虽然有时还粘连着传统图像和传统趣味，可它面对的已经是今天的生活。山东大娘丁春梅用烧火棍画墙画，画古风仕女，也画财神；画《红楼梦》，画嫦娥，也画甄嬛。黑龙江农民在雪地里堆兔子，仍然是迎祥纳福，兔子却是卡通的。

旧符号还在，可生活经验已经变了。更重要的是，这些创作者明确地在记录当代生活，制造当代景观，也在争取个人存在感和自我效能感。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愿意把它做给别人看。很多创作者是在职工人、退休职工、家庭妇女、小店主、司机、乡村能人，受过义务教育，会用手机，会开直播，会剪视频，会主动经营自己的传播。丁春梅一周直播画画两三次，在不同平台粉丝加起来四百多万。这个图景，和旧式民间艺人的生存状态已经很不一样了。

素人艺术、原生艺术，英文叫“outsider art”。2011年威尼斯双年展《百科宫殿》集中了两百个这样的艺术家，我们在“长征”中所发现的艺术家庄风怡参加了这个展览。郭风怡是一位无师自通的气功师，带着气功修炼经验，画神灵、画身体、画宇宙图式，后来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也进入海外美术馆的系统。台湾洪通、香港九龙皇帝曾灶财，也都带着强烈的个人世界，甚至带着某种神秘性、病理性、宗教性。他们常常处于一种“不得不做”的状态，像是被什么驱赶着，推着，逼着。新大众文艺里也有奇人怪杰，也有极端个体，但总体上不是这一路。它的创作者不是被神秘力量驱使，非做不可；他们大多是“可以不做，但偏要做”。做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主动安排人生意义的方式。这里面有自由，有兴致，也有一种特别强的“我要证明我有创造力”的心气。（图1）

所以，新大众文艺之所以值得重视，不只因为它“草根”，也不只因为热闹，而是因为它标志着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变了。过去我们说脱贫致富，说小康，到了今天，很多人已经不满足于经济上的改善，他们还要确认自己在精神上是有创造能力的人。这是脱贫之后的中国人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价值感。人们不只是想过好日子，还想过有意思的日子，想过能留下痕迹、能获得掌声、能验证自身创造力的日子，这是对美好生活更高的期盼。

二、新大众文艺探源

中国有民间艺术、民间手工艺和非遗的悠久传统。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做木工和竹编，绣花、剪纸，过节时舞龙舞狮、写春联、唱地方戏，演傩戏，是常态。职业艺术家和业余艺术家之间，也不像现代学院体系想象得那样壁垒森严。城市里老人用水在地上写书法，街头巷尾随处可



图1 新民俗唐卡 2006

见。“高手在民间”，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各种“能人”在传统城乡普遍得到尊崇。

延安时期，艺术家们就开展了新年画创作。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群众文艺，设立“群众艺术馆”。今天西方美术馆体系讲社会介入、参与式艺术，我们国内其实早就做过一整套更广泛的群众文化教育。在学院精英们深入收集整理民间艺术之外，还孵化孕育出新民间绘画，如户县农民画就有古元、刘文西等先生的介入。上海金山农民画、浙江嵊泗渔民画，这些都不是纯天然长出来的，背后都有文化干部、群艺馆干部、美术家介入的痕迹。

可今天的新大众文艺，还要加上另外几层条件。

首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很多人开始有闲，有手机，有一点点余钱，也有重新装点自己生活的愿望。人们开始自我表达，自我建设，其题材、观念和手法都远远超越传统民间艺术的范畴。但很少被注意到。我们能够在2002年就关注这一现象，是因为做“长征”项目，在中国大地上行走，直接接触了活生生的现实案例。

最近二十年艺术乡建和社会美育的广泛展开。大量艺术家进入乡村，发起了艺术乡建。他们组织大地艺术节，推动社区项目，做乡村工作站。靳勒的石节子美术馆计划，武小川的关中忙罢艺术节，焦兴涛的羊蹬艺术合作社，等等。这些计划中，很多都带有社会教育项目，培养出新一代的大众文艺创作者。

最近十年来，各艺术学院都开始重视社会美育。中国美院设置了乡土学院，天津美院设置了遍布全国69个站点的社会美育工作站体系。这些行动，把很多新的艺术观念、艺术形式带到了各处。

最后，新大众文艺今天大规模爆发，则得益于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兴起。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善，专业的围墙一下子被拆掉了。人们开始跃跃欲试。有趣的表现能够迅速走红，火遍全网，鼓励了更多的人产生登台表演、收获掌声的勇气。

应该说，几十年来当代艺术实践和当代艺术教育也有功劳。我们看到周正昌的《三个苹果》，已经不是传统绘画与雕塑，而接近装置艺术。美术学院的毕业展面向公众开放，会很自然地拓宽大家的艺术视野和想象。

新大众文艺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有中国悠久的民间艺术传统作底子，有群众文艺和社会美育作桥梁，有当代艺术实践作刺激，更有互联网作放大器。它让很多本来沉在生活深处的创造冲动，一下子浮出水面。

三、新大众文艺的价值

新大众文艺的出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精神解放的必然结果。

我们看到生活稳定幸福的民众，在追求精神生活的质量。我们说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正在成为现实。当你真的看见那些退休工人、乡村妇女、普通打工者、自媒体创作者，在认真地画、写、刻、做、唱、拍，你会觉得这件事已经落在地上了。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求精神生活，这个古老道理在今天重新成立。我们在新大众文艺里看到的，是有创造欲望、有创造能力的新人民。这个图景，真足以告慰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这些乡村教育先贤。

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推行“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

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陶行知1927年在南京郊区创办晓庄师范，抗战时期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晓庄实验乡村师范的创办，就是要培养能够改造乡村社会的导师，即具备“健康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乡村教师，再通过他们去创办更多的乡村学校，去改造更多的乡村社会。

今天新一代的中国民众，具有高度的国家民族自豪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高度推崇，民众文化自信饱满。开始追求独特创造力。一种能自我建设、自我教育、自我表达的“新新”中国人已经出现。

四、新大众文艺正在参与构建更完整的中国叙事

当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政治影响力扩大，中国正在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央。这时候也相应出现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各种非难和质疑都不可避免。我们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是中国在新时代对外传播中提出的核心理念，新大众文艺将助益于此。要构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国家形象，以理服人，展示中国发展的成就可以依靠宣传片和新闻报道。要以情动人，要可信，就不能只讲成就，也要讲艰难和奋斗。占有兵的东莞打工仔摄影，那些疲惫和拥挤的面容，就是可信的奋斗者的形象。要可爱，不能只讲大国重器，得讲小人物的故事。讲述一个大娘用烧火棍画画、一个农民在雪地里堆卡通兔子、一个老头在桥边练书法。新大众文艺中透露出来的生活趣味和创造精神，让外部世界看到中国人的幸福感、幽默感、创造力，也看到我们的艰难、琐碎和努力。它对打破“阴间滤镜”作用很大，它将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最好阐释。

五、新大众文艺对正在到来的老龄化社会尤其有启发

我们今天谈老龄化，常常只盯着养老、医疗、照护、负担，仿佛老年人只是一个需要被安顿的群体。我们注意到，很多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本来就是退休工人、退休干部、家庭妇女和社区老人。他们退休之后，并没有退到生活之外，反而借着画画、写字、拍视频、做手工、讲故事，重新长出了一种公共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不只是病痛，而是觉得自己没用了，觉得自己只是被照顾、被安排、被等待的一方。新大众文艺恰恰提供了另一条路：我还能创造，我还能表达，我还能让别人来看、来听、来笑、来记住。这样的创作，未必都惊天动地，却能把一个人的日子重新点亮，也能把一个社区的精神气带起来。老人不只是养老体系里的对象，也可以成为新的文化生产者、地方记忆的保管者、生活智慧的讲述者、社区美育的带头人。

老龄化社会不能只有护理，没有创造。老年人一旦重新获得表达的欲望和被需要的感觉，他的尊严感、愉悦感、生命感都会回来。

“十五五”规划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而“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是必经之路。

我们不能一讲创新，脑子里只有实验室、高科技企业、头部平台、天才工程师，仿佛创造力只属于少数专业人士。其实一个民族真正有创造力，不只是有几个厉害的人在前面冲，而是普通人也愿意动脑，也有表达欲，也有改造身边生活的冲动。厨房里的发明，院子里的装饰，村口的壁画，退休后的直播，社区里的共创，地方节庆的新编，这些都是全民族创新创造力的土壤。它们未必能马上变成专利，变成产业，变成GDP，可它们会改变一个社会的精神质地。一个到处都是只会消费、不敢创造的人群，谈不上真正的创新国家。

新大众文艺最可爱的地方，就在于它把“创造”这件事从少数人的特权，重新变成多数人的日常可能。今天普通人敢做，敢发，敢试，敢把自己的趣味

和手艺端出来，这股劲头是很珍贵的，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的全新现象。它们或许粗糙，杂乱，良莠不齐，但里面有活力，有勇气，有一种刚刚苏醒的人民创造力。我们要珍惜这股气，并且想办法把它组织起来、提升起来、引向更大的公共价值。

六、新大众文艺的下一步

新大众文艺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出现的，更新的技术迭代也必将影响它的下一步发展。再往下走，AI工具、互动游戏、增强现实、虚拟社区、智能剪辑、自动配音这些东西都会进一步进入新大众文艺。这里面有机会，也有风险。机会在于表达门槛继续下降，更多人会进入。过去二十年，手机、自媒体、短视频平台已经把表达的门槛压得很低了。将来不只是会画、会写、会做，还会出现大量“会调模型”“会做互动叙事”“会把地方文化做成游戏、做成短视频、做成社区装置”的创作者。这个机会很大。因为表达会继续民主化，更多普通人会被卷进来，原来没有技术能力的人，也可能借助工具获得新的表达权。

我们要意识到，门槛越低，杂音也会越大。搞怪、耍宝、博出位、抢眼球、蹭热点，这些东西会更厉害。算法天然偏爱刺激性的内容，平台也天然偏爱停留时长和传播速度，这就会把一些最浅、最吵、最夸张的东西往前推。更麻烦的是，AI和平台技术还会带来新的问题：数据从哪里来，隐私怎么保护，算法会不会歧视，社区会不会被操控，孩子看到的内容会不会越来越失真，公共安全技术伦理怎么守住底线。新大众文艺如果完全被流量逻辑牵着走，最后就会变成一种神经兴奋剂，而不是人民创造力的成长环境。

对此，必须未雨绸缪，要有意识地把新大众文艺往更有公共价值的方向引导。让它去关心社区建设、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算法公平、公共安全，也关心技术到底在把人带向哪里。确保技术向善，技术不能只负责放大欲望，还得帮助社会变得更有尊严、更有理性、更有想象力。

（一）加强对新大众文艺的扶持和引导，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笔者去年曾发文批判“忍者体”“霸蛮体”等日式“武士道字体”，激起很大反响。而这些字体仍出现在今天的机场招牌、电影海报、商场展览中，各种丑怪书法打着“国潮”的名义大行其道。有些商业书写者专门在商场办展，传播丑字并顺带兜售“搞快钱”的价值观。甚至有日本艺人专门在中国进行“搔首弄姿”的商业书写表演。不少潮玩文创和动漫形象设计，把“萌哒哒”变成大量出现的目光呆傻、恶搞形象，这些无疑都值得警惕。我们要赞美创新创造力，但是要警惕互联网和自媒体上为了走红不择手段的表演和炒作，让真正有价值的创造走红。（图2）

（二）注重科普和美育融合，确保新大众文艺的创新创造吻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历史方向

我们要警惕封建迷信借新大众文艺之名沉渣泛起。并



图2 “民以食为天”邱志杰市集书写展 2021年5月1日—5日 北京三源里菜市场

不是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值得保存，“三寸金莲”显然不能纳入非遗名单加以保护。现在互联网上走红的福建游神，以前是一群乩童在前面满地打滚的封建迷信活动。山东大妈丁春梅用烧火棍画墙画，她说，痛心现在的很多小孩都不知道牛郎织女、梁祝等古代经典故事，那就还有一定教育价值。但在笔者看来，新大众文艺还可以承担更大的教育任务，让孩子们在理性、科学、开阔的环境中长大。乡村的墙面最好还是画上科普壁画，如本地的中草药品种、昆虫谱系、土壤和水循环等。我们要把“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始终放在新大众文艺的核心地位，全面继承新文化运动以来“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启蒙使命，有取舍地扶持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大众文艺，扬弃那新瓶装旧酒的复辟，让孩子们在一个开阔、理性、科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

（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加强制度建设

各地高校、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要承担应有的责任，加强对新大众文艺的收集、整理、研究、阐释，去芜存菁，加强扶持，也加强引导，应该帮助真正有价值的实践被看见，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夸赞“民间真厉害”。用策展提升优秀实践的影响力；用社会美育提升民众的尊严感和理解力，让自发出现的民间创造力聚集、交流、互相激发，慢慢汇聚成更大的全民创造力。

笔者二十多年前在长征路上看见的那些零星火苗，到今天已经成了一片新的地貌。新时代的人民在重新发明自己。人民已不甘只做旁观者，而要亲自书写、亲自塑形、亲自发声。此中有笨拙，亦有粗粝；有杂音，亦有真气。然正因其未被磨平，方见生机。一个民族的创造力不只在少数精英；唯普通人皆有表达之欲、创造之勇、互相激发之能，则其文艺自会江河奔涌，气象日新。故新大众文艺，不只是文艺现象，实为时代消息，人民心气，中国精神之新脉动。

邱志杰 天津美术学院院长、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吴芷璇）